

行与思

一戏虚实难辨 一程南北归心

□雷雨(苗族)

那个五月湿漉漉的黄昏,站在广西三江侗寨的石板路上,我才知道,原来人间还有这样婉转而深邃的表演。

来之前,朋友只说:“去看看侗戏吧,和你们北方的戏不一样。”我心想,戏么,无非是唱念做打,再不一样能不一样到哪里去?火车穿过一个又一个隧道,窗外的绿色越来越浓,山形越来越奇,像被谁随手捏过的面团,忽然隆起,又忽然凹陷。我想,这地方连山都不肯好好长,戏又能规矩到哪里去呢?

侗寨的木楼挤在山坡上,黑瓦的屋顶层层叠叠。空气里有股说不清的味道,像是陈年的木头混着新鲜的草药香。戏台就搭在寨子中央的鼓楼前,不过是个三尺高的木板台子,四角插着新鲜的松枝,台前摆着三碗米酒。

忽然一阵鼓响,不是北方大鼓那种震天动地的声响,而是像从地底下钻出来的,闷闷的,带着回音。人群自动分开一条路,十几个戴面具的人踩着鼓点走来。那些面具我从未见过,青面獠牙的,红脸长须的,有的眼睛突出像金鱼,有的嘴角咧到耳根。最奇怪的是他们的步伐,不是走,也不是跳,而是一种介于两者之间的动作,像是被无形的线提着,一抽一抽地向前移动。

“这是侗戏侗母”,旁边一个包着靛蓝头巾的老太太用生硬的普通话告诉我,“驱邪的”。她笑得格外真诚。我正要细问,台上已经开演了。没有唱词,没有故事,只有那些戴着面具的人不停地旋转、跳跃,做出各种夸张的动作。他们的衣服五彩斑斓,在暮色中显得格外鲜艳,像是一群

从古画里走出来的精怪。

最让我心惊的是那个戴着白色面具的角色。面具的眼睛处挖了两个黑洞,嘴角诡异地向上翘着。他时而缓慢地踱步,时而突然扑向观众,引得一阵惊叫和笑声。当他的面具几乎贴到我的脸上时,我从那两个黑洞里看到了一双苍老但有神的人眼,与狰狞的面具形成鲜明的对比。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什么叫作“戴着面具的真心”。

北方的戏我是熟悉的。秦腔的嘶吼、京剧的程式,就连最热闹的秧歌也是直来直去的。可眼前这侗戏却让我摸不着头脑,它不讲完整的故事,不塑造鲜明的人物,甚至没有明确的开始和结束。就像此刻渐渐暗下来的天色,和不知何时弥漫开来的雾气,一切都朦朦胧胧,似是而非。

中场休息时,我跟着人群去讨糯米酒喝。酿酒的是个瘦小的老头,手上的青筋像老树的根须一样凸起。他给我倒了一碗浑浊的液体,笑着说:“喝了就不怕鬼了。”酒很甜,后劲却大,我的脸很快就热了起来。老头告诉我,侗戏里的每个面具都有讲究,白面的是阴差,红面的是判官,青面的是小鬼。“你们怕鬼?”他眯着眼睛说:“我们这里,鬼是熟人嘛。”

这话让我怔住了。是啊,鬼故事总是阴森恐怖的,而这里的“鬼”却可以在人群里穿行,甚至逗人发笑。就像寨子里的风雨桥,既遮风挡雨,又供奉着神像,实用与信仰就这样自然而然地融为一体。

下半场的戏更加热闹。有人牵出一头披红挂彩的竹马,几个戴面具的人围着它又唱又跳。



侗戏面具



忽然鞭炮齐鸣,烟雾中,那些面具仿佛活了过来,在火光中变换着表情。我揉了揉揉得流泪的眼睛,恍惚间看到面具后面的人们——他们大多是寨子里的农民,白天还在田里弯腰劳作,此刻却在扮演着千年不变的神灵。他们的手粗糙皴裂,动作却出奇地灵巧;他们的腰背已经佝偻,跳

起来却轻快得像年轻人。

戏结束时已近午夜,人群散去,只剩下几个老人收拾道具。月光下,那些被随意丢在一旁的面具显得格格落寞。我蹲下来细看,发现每个面具背面都被汗水浸出了深色的痕迹,边缘处还有包浆。这些木头雕刻的面具,经过无数双手的摩

时光刻度

摆手舞巡游往事

□邓 霖(土家族)

一辆载着红漆大鼓的架子上,站着一名气势拉满的鼓手,引领着身后两列各百余人的队伍,在一声声鼓点中前进。队伍里的人踩着鼓点,渐次跳起播种、采谷的舞蹈动作,整齐又鲜活。县城沿街彩旗飘扬,人群簇拥着阵列整齐的队伍,里里外外围得个水泄不通。一路锣鼓号锣齐鸣,一路欢声笑语此起彼伏。

40年前,正在准备小学毕业考试的当口,我和我的同学们接到了一项艰巨的任务——六一当天,整个五年级四个班的200多名学生,要在县城的主要街道上,进行一次盛大的摆手舞巡游。作为摆手舞发源地的百福司镇,距离来凤县城只有几十公里,但是在那个年代,这是个遥远的距离,大部分同学从来没有去过。对我们来说,百福司只是一个传说,摆手舞也只是有所耳闻,少亲眼所见,更别提亲自上阵舞动身姿了。大伙叽叽喳喳议论不停,既担心耽误毕业备考,又满心憧憬地想象着人山人海围观巡游的场面。大伙心里七上八下,没空打实练过舞步,都怕动作生硬顾不上节拍,当众闹出笑话。好在我们班主任是一位精通的土家汉子,他能跳得一手漂亮的摆手舞,顺理成章成了我们的“艺术总监”,要指导我们这一群小萝卜头在三个月内学会、学好摆手舞。

摆手舞的精髓落在一个“摆”上,舞动时双臂和双手在身体两侧自然甩开,全身每一个部位协调运动,身形随摆动不断转换朝向,手部招式丰富却幅度内敛,抬手最高不超过肩头,是极具辨识度的舞蹈。与多数舞蹈“手脚反向”的习惯不同,摆手舞最核心的技术就是膝盖微曲,顺拐、屈膝、下沉,颤动贯穿始终。抬手出脚皆为同侧,单摆双摆交替变换,每一个动作收尾,膝盖都会顺势进一步下沉。这种看起来不太协调的动作,实则扎根于土家山民日常劳作。往日肩挑重物、背负货物时,同侧手脚协同发力才能稳住身形,舞蹈动作便是由此凝练而来。

年幼的我们起初摸不清这舞蹈的门道,练习动作时总觉得有点别扭,做起来前脚不搭后脚。好在这时,班主任喊了一嗓子点拨我们:“就当你们自己是一只只小螃蟹!”大家立即开窍了,这还不容易?于是,休息间隙,同学们学着螃蟹的模样挪动身形,嬉笑打闹间,慢慢吃透了摆手舞的动作诀窍。

动作训练结束后,鼓点随之加入。摆手舞的鼓点质朴沉稳得如同劳作的山民,没有花哨的炫技,只讲求沉稳力道,每一声鼓点落地便能生根。慢板节拍舒缓绵长,“咚——咚——”声间隔匀称,每一声都带着余震,缓慢却有穿透力;一转快板,节奏骤然急促,鼓点化作紧凑的“咚咚!咚咚!”,拍子从二二拍切换为四四拍,鼓音稳稳扣住脚步,踏步应声起落,转身随鼓点定格,手臂摆动幅度也跟着鼓声的强弱舒展起伏,声声铿锵震彻街巷。

但很快大家就发现了问题。摆手舞讲究的是同手同脚,可孩子们早已习惯日常手脚交错的动作方式,一时很难扭转过来,为此耗费不少工夫磨合。好不容易把舞姿规范到位,解散休息时反倒闹出趣事,大家一时没法切换回日常姿态,依旧保持同边手脚的动作行走,活像一只只横行的小螃蟹,左撞右撞,场面乱糟糟一片。

放学之后,同学们继续加练。夜晚来临,大家还是挺起劲跳着,忘却了饥饿与困倦。那时不管练到多晚,学校也不会管晚饭,可满心沉浸于舞蹈的孩童全然不在意,只顾尽情舞动身姿。在夕阳与灯光的双重勾勒下,同学们的笑脸是那样的无邪与纯真。

经过几个月的训练,同学们都已经成了摆手舞的能手,肌肤也在风吹日晒下添了几分黝黑,队伍迎来调整,我



土家族摆手舞

凭借扎实功底被选入仪仗队,成为一名军鼓手。女生们则组建起秧歌队伍,日常既要练习摆手舞,也要加紧操练秧歌与腰鼓。

六一这天一大早,老师们放下粉笔,拿起化妆用具,细心为孩子们描眉敷粉,勾勒出浓浓的眉毛和红扑扑的小脸。全员统一身着白衬衫搭配蓝长裤,脚穿洁白球鞋,胸前红领巾鲜艳夺目。在学校进行了简单的动员之后,巡游的队伍走出了校门口。这鼓乐喧天的场景,一下子聚拢了所有的居民,街道瞬间成了节日的现场。

身为“艺术总监”的班主任手持喇叭,目光紧紧留意队伍各处细节。数月的打磨训练,今日便是最终检验,容不得半点疏漏。原来还在数步点、扣动作的小伙伴们到了大街之上,瞬间“打通了任督二脉”,舞姿随心变换,高低摆姿错落有致,神情时而端庄沉静,时而欢快灵动,数月挥洒的汗水,在此刻都有了圆满意义。

亲友一眼便能在队伍里认出自家孩子,声声呼唤传来。孩子们笑着回应,动作愈发舒展流畅,心底满是自豪。围观百姓起初静静观赏,不多时便像元宵佳节追着采莲船一般,兴致勃勃跟着队伍一路随行观望。有性子诙谐的父亲走到前方,打趣询问鼓手:“气力是否充足?鼓手意气昂扬,全然不为玩笑所扰,只愈发奋力擂动鼓面,以铿锵鼓声回应这份热闹,珍惜这场难得的集体盛事。”

县城很小,那天巡游的路程却很长。孩子们始终全力以赴,一丝不苟完成每一段节拍、每一套动作。待到队伍折返校园操场,已然过了正午时分。众人纷纷瘫坐下来,疲惫席卷全身。再一看,彼此脸上的妆早就花了,浑身上下都挤得出水来。“艺术总监”高声总结点评,但此时,每位同学只顾享用补给了——两个面包、一个蛋糕、一瓶橘子风味的饮料。

下了几场雨,天气就凉了下来,早晚出门得加一件外套。高原的秋天,就这么急匆匆地提早赶来了。接连几天的秋雨,院子里的豇豆叶子在不经意间变黄,缀着黑色的斑点,边沿处翻卷着,豆角挂着露滴。大葱叶子似乎冻着了,倒伏在壅土上。枣树的叶子更加厚实肥大,一颗颗黄绿色的枣闪着即将成熟的光泽,压得枣树的枝条低垂下去。这就是湟水河畔沉甸甸的秋季。

我自小生活在湟水河畔一个盛产瓜果蔬菜的村子里,每年过了酷暑,早晚的寒凉就日甚一日,中午的太阳却晒得格外起劲,田野里的庄稼和院子里的果蔬就在这种很大的温差中发疯了一样地生长。记忆中,在这个季节里,母亲便要腌咸菜,将夏秋的青绿延续一季。

一个天晴的早晨,吃过早饭,母亲便将案板洗净晾干。趁上午的阳光蒸发了落在草木上的露水,去地里掐上一竹筐绿油油的葱叶,提回家洗了,放在蒲篮里晾着。再抓紧时间去田里,挖一些胡萝卜,带回家洗干净。吃过午饭,葱叶上的水已经晾得差不多了,母亲开始腌咸菜。先把胡萝卜用孔眼很细的擦子擦成丝,泡凉水里洗去浮屑,再捞进竹篮沥水。之后开始切绿葱叶。这些吸收了春夏两季风吹日晒、天地精华的绿葱叶,有一股浓郁的辛辣味,切的时候十分辣眼睛,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淌。怕泪珠落进切好的葱叶里,她便停下手里的活,走到厨房门口吹一吹秋风,等风吹干了眼泪,继续回厨房切葱叶。

就这么吹了三四次风,葱叶终于切好了,胡萝卜丝也控干了水。一绿一红两样菜倒在宽大的案板上,再用粗瓷大碗盛一碗颗粒状的大青盐撒进去,轻柔地用双手在案板上拌匀,装进干净的瓷坛子里,压上洗净的石头,盖上盖子,等着红色的胡萝卜丝、绿色的大葱叶、晶莹的青盐在坛子里融合、渗透。直到某一天的晚饭,母亲将一碟红绿相间脆生生的咸菜摆到饭桌上,晚饭在它的陪衬下也变得美味可口起来。那晚,大人孩子都多吃了半碗米。

母亲也会腌其他种类的咸菜,比如辣子咸菜、韭菜咸菜,但葱叶胡萝卜咸菜是我最喜欢吃的。尤其到了冬天,没有绿色蔬菜的时候,夹一点葱叶胡萝卜咸菜放进清汤面片里,提味的同时,还丰富了白面片的色彩。如果新磨了苞谷面,就做一锅散饭,热气腾腾地舀到碗里,在即将沁住的苞谷面散饭上面抹上一层红辣椒,放上薄薄一层葱叶胡萝卜咸菜,那碗苞谷面散饭的味道就格外攒劲了。

我家那时候有一个果园,种着很多的苹果树。每年的国庆节,一家人拉着架子车去果园里摘苹果,一车一车的苹果摘回来堆在院子里,堆成一座座苹果山。阳光下,成熟的苹果闪着黄澄澄、红彤彤的光,香甜的味道在小院里弥漫,引来嗡嗡的蜜蜂、飞虫。等天气再凉一些,父亲和母亲就将这些苹果放进果筐里,等冬天拿到县城或者海石湾去卖。卖苹果的钱可以补贴家用,买来年的麦种、化肥,也可以给我们兄弟姐妹添置新衣、交学费、买书本。父母亲也会留下一些苹果给我们吃,所以我的童年没有缺

湟水河畔的秋天

□马秀英(回族)

过水果。冬天窖藏的苹果可以一直吃到春天。几场春风吹过,天气暖了许多,果窖里窖藏的苹果已经吃完了,其他的水果适时补充了上来。杏树枝头指腹大小的杏子挂着细细的绒毛,在风中一天天长大。

闲下来,我们就开始摘这些小杏子吃,脆脆的,很好嚼。我们聚在树下嚼着青翠的杏儿,快活地听着脆响。有时候,孩子们还会把刚刚成形的白色杏核用棉花包起来,放到耳朵眼里,据说只要能够坚持,这样可以孵出小鸡来。

耳朵眼里能孵出小鸡!听着就很刺激,我们都把白色杏核用棉花包了,放在耳朵眼里孵小鸡,还互相鼓励一定要坚持。可谁都没能坚持下来,没过多久,杏核逐渐发黄萎缩,或者破裂,流出透明的汁液,被丢在风中。

杏子一天天长大,开始变得酸涩。

宰,无数场表演的浸润,已经不再是简单的道具,而成了某种精神容器。

回客栈的路上,我迷了路。曲折的巷子里,月光被木楼割成碎片,每一片都像一个残缺的面具。远处传来狗吠,近处有虫鸣,空气里的湿气凝结成露水,打湿了我的衬衫。我突然想起北方干燥的风,想起那里直白的情感表达,想起那些非黑即白的价值判断。而此刻我所在的南方,一切都暧昧不明,就像侗戏里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仪式动作,看似荒诞,却暗含深意。

第二天清晨,我坐在客栈木窗旁的桌子前喝粥。老板娘告诉我,昨晚的侗戏是为了祈求丰收。“其实,现在谁还信这些?”她麻利地擦着桌子,说:“就是图个热闹。”可当我问起为什么还要年年举办时,她停下手中的活计,想了想说:“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丢了怪可惜的。”

离开侗寨时,我又经过了那座鼓楼。昨晚的戏台已经拆得干干净净,只有几根松枝还歪在地上。一个小女孩跑过来捡起一根,戴在头上做鬼脸。他的母亲在远处笑骂了一句,话里带着我听不懂的柔软尾音。

归程的火车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戴上了那个白色面具,从黑洞里看出去,世界变得扭曲而生动。醒来时,窗外是一望无际的华北平原,平坦,开阔,没有一丝遮掩。我摸了摸自己的脸,确认没有面具,却总觉得有什么东西,永远地留在了那片湿漉漉的南方山岭里。

或许,真正的好戏不在台上,而在观看的过程中,我们不知不觉戴上了属于自己的面具,又不知不觉间把它当成了真容。

但从指腹大小就开始吃杏儿的我们,完全习惯了这些小杏子的酸味,依旧吃得很起劲,直到杏核越来越硬,杏子也越来越大。在等待杏子成熟的日子里,我们还可以吃小李子、小苹果。这些小果子当中就属小李子最难吃,只有坚硬的涩味儿,涩得舌头发硬。好不容易等着它长大了些,咬一口,超出毛杏儿几倍的酸味直接冲进脑门,酸得人原地转圈。我家厨房门前有一棵苹果树,早上起来去厨房舀洗脸水的时候,顺手从树上揪下来一只红枣那么大的苹果,边走边吃,酸酸的,带点回甘,苹果特有的清香顺着水果的汁水缓缓流进肠胃,快乐的一天也在小苹果的酸甜中慢慢苏醒。

后来,村里开始推广温室大棚,各种反季节的蔬菜随时都可以买到,春夏秋冬的每一日,饭桌上都不缺各色的蔬菜。村里腌咸菜的人家逐渐少了一些,但母亲还是坚持腌制,为了冬天吃苞谷面散饭的时候还能有那迷人的彩色和特殊的味道。

近几年,村里温室大棚里的瓜果蔬菜销往全国各地,全国各地的各种蔬菜瓜果也运到了村里,村口的铺子里,蔬菜瓜果的品种时常更新,供应充足。每家的饭桌上四季都有各色新鲜蔬菜和瓜果,家里吃苞谷面散饭的机会也不是很多,偶尔吃一两次,会配着各种新鲜的蔬菜,葱叶胡萝卜咸菜显得可有可无。大家吃不了多少咸菜,母亲腌制咸菜的坛子越来越小,咸菜也越来越少。后来,母亲就不再腌制咸菜了。一场又一场的秋雨过后,那些翠绿的葱叶只能变得枯黄,然后等着被寒霜煞干,倒伏在一行行壅土上,经风吹日晒,慢慢风化,融入土地。

我已经有很多年没吃过毛杏儿、小苹果了,也清楚耳朵眼里孵小鸡只不过是童年时期的游戏,但在记忆中,那些美好的往事依旧新鲜,色彩鲜艳如母亲腌制的葱叶胡萝卜咸菜,脆生生的绿,饱满的红,一日更比一日鲜活生动。

秋雨又开始下,天气一天比一天凉,秋天就这么急匆匆地提早来到了北方高原,昼夜温差越来越大,湟水河畔的庄稼和瓜果蔬菜可能长得更加起劲了吧。



湟水湿地公园秋色